# 宋高僧傳/卷0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卷第八

宋高僧傳
卷第九

卷第十

宋高僧傳卷第九

習禪篇第三之二〈(正傳十四人附見四人)〉

唐京兆慈恩寺義福傳一〈(行思)〉

釋義福，姓姜氏，潞州銅鞮人也。幼慕空門，黍累世務，初止藍田化感寺，處方丈之室凡二十餘年，未嘗出房宇之外。後隸京師慈恩寺，道望高峙，傾動物心。開元十一年，從駕往東都，經蒲虢二州，刺史及官吏士女皆賣旛花迎之，所在途路充塞，拜礼紛紛，瞻望無厭。以二十年卒，有制謚號曰大智禪師，葬於伊闕之北。送葬者數萬人。中書侍郎嚴挺之躬行喪服，若弟子焉，又撰碑文。神秀禪門之傑，雖有禪行，得帝王重之無以加者，而未嘗聚徒開法也。洎乎普寂始於都城傳教二十餘載，人皆仰之。

初福往東洛，召其徒戒其終期，兵部侍郎張均、太尉房琯、禮部侍郎韋陟常所信重，是日皆預造焉。福乃升堂，為門人演說，且曰：「吾沒日昳，當為此決別耳。」久之，張謂房曰：「某夙歲餌金丹，未嘗臨喪。」言訖，張遂潛去。福忽謂房曰：「與張公遊有年矣。張公將有非常之咎，名節皆虧。向來若終此法會，足以免禍。惜哉！」乃提房手曰：「必為中興名臣，其勉之！」言訖而終。後張均陷賊庭也，受其偽官，而房翼戴兩朝，畢立大節，皆終福之言矣。

又釋行思，姓劉氏，廬陵人也。濡潤厥躬，貞諒其性。出塵之後，納戒已還，破觚求圓，斲雕為朴，厥志天然也。往韶陽見大鑒禪師，一言蔽斷，猶擊蒙焉。既了本心，地祇迭告還，復吉州闡化，四方禪客繁擁其堂。開元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三日入滅于本生地，勅謚大師，號曰洪濟，塔曰歸真。其塔會昌中例從堙毀，後法嗣者重崇樹之。

## 唐京師興唐寺普寂傳

釋普寂，姓馮氏，蒲州河東人也。年纔稚弱，率性軒昂，離俗升壇，循于經律。臨文揣義，迥異恒流。初聞神秀在荊州玉泉寺，寂乃往師事，凡六年。神秀奇之，盡以其道授焉。久視中，則天召神秀至東都論道，因薦寂，乃度為僧。及秀之卒，天下好釋氏者，咸師事之。中宗聞秀高年，特下制令普寂代本師統其法眾。開元二十三年，勅普寂於都城居止。時王公大人競來礼謁，寂嚴重少言，來者難見其和悅之容，遠近尤以此重之。二十七年，終於上都興唐寺，年八十九。時都城士庶謁者皆制弟子之服。有制賜謚曰大慧禪師。及葬，河南尹裴寬及其妻子，並縗麻列于門徒之次。傾城哭送，閭里為之空焉。

裴尹之重寂，職有由矣。寂之闡化，神異頗多，裴皆目擊，又得心印，歸向越深。時多譏誚，裴日夕造謁，執弟子禮曾無差脫。一日詣寂，寂懸知弟子一行之亡。及寂之終滅，裴之悲慟若喪所親，縗絰徒步出城，妻子同爾，搢紳之譏生於是矣。

系曰：人之情也有愛惡焉，愛之者不見可惡，惡之者不見可愛矣。夫萬物紛綸，任其愛惡，折中之道，可愛而不可惡。愛之者君子也，惡之者小人也，愛之不以道，則君子之病矣。裴尹冠裳在御，職事在躬，不避密行，顯掇時謗，宜哉。譬諸僧耽俗務，胡不捨袈裟而衣逢掖乎？若實得道，後終期脫屣，有何不可邪？寬不抽簪，何悖禮於丘之門歟？寬若行方外之道，復何誅焉。達人大觀，物無不可矣。

## 唐南嶽觀音臺懷讓傳

釋懷讓，俗姓杜，金州安康人也。始年十歲，雅好佛書，炳然殊姿，特有靈表，識者占是出家相，非染俗貴。人寶來瑞，國慶無疆，方之麟鳳龜龍，無萬數也。天地無全功，氣序有盈虛，綱維缺壞，補塞不足，皆冥維密祐，惟應度者乃燭厥理，非庸庸所知也。弱冠詣荊南玉泉寺，事恒景律師，便剃髮受具。歎曰：「夫出家者為無為法，天上人間無有勝者，經之所謂出四衢道露地而坐也。」時坦禪師乃勸讓往嵩丘覿安公，安啓發之，因入曹侯溪，覲能公。能公怡然，無馨無臭，洪波泛臻大壑之廣乎？《韶濩》合奏大樂之和乎？讓之深入寂定，住無動道場，為若此也。能公大事緣畢，讓乃躋衡嶽，

止于觀音臺。時有僧玄至拘刑獄，舉念願讓師救護。讓早知而勉之，其僧脫難，云是救苦觀音，得斯號也亦由此焉。化緣斯盡，傳法弟子曰道峻，曰道一，皆升堂覩奧也。其後一公振法鼓于洪州，其門弟子曰惟寬、懷暉。道一大緣將訖，謂寬等曰：「吾師之道存乎妙者也，無待而常，不住而至，能事集矣。金口所生，從法而化，於我為子，及汝為孫，一燈所傳，何有盡者？

讓以儀鳳二年生，至天寶三載八月十日終于衡嶽，春秋六十八，僧臘四十八。一公建塔于別峯。

元和中，寬、暉至京師，揚其本宗，法門大啓，傳百千燈。京夏法寶鴻緒，於斯為盛。至八載，衡陽太守令狐權問讓前迹，權捨衣財以充忌齋。自此每歲八月為觀音忌焉。寶曆中，勅謚大慧禪師，塔號最勝輪。元和年中常侍歸登撰碑云。

## 唐京師大安國寺楞伽院靈著傳〈(法翫)〉

釋靈著，姓劉氏，緜州巴西人也。年殆志學，方遂出家，登戒尋師，不下千里。年四十，精毗尼道，兼講《涅槃》，一律一經，勤於付授。晚歲請問大照禪師，領悟宗風，守志彌篤。後詣長安，誕敷禪法，慕道求師者不減千計，若魚龍之會淵澤也。以天寶五載四月十日申時，示滅于安國寺《石楞伽經院》，享壽五十六，僧夏三十六。將終，寺中亟多變怪，蓋法門梁棟之頹撓也。著加趺而坐，怡然而化。三七日後茶毗，起塔于龍首崗，隣佛陀波利藏舍利之所，帝女媧之墳右，以其年十月十日遷入塔焉。弟子朗智、道珣、如一追慕師德香火不絕。內侍上柱國天水趙思侃命釋子善運撰《碑》於塔所焉。

有錢塘靈智寺釋法翫，俗姓馮，本長樂人也，隨祖宦于江東，遂為錢塘人也。父子通，字元達，世襲冠裳，傳其素業。然精覈百氏之餘，執志慕淨名之應質，談論多召禪林之士，於家別室供礼，願生令嗣。彌久，翫誕于家，岐嶷之性，天發端謹。纔勝衣也，啓父求出俗，固不阻留。披剃登具，探賾三乘，如指掌焉。而性終耿介，於此寺之深塢，實淅江之陽也，別構蘭若，去伽藍夐遠，終日安禪。時同志者造門請益，翫隨事指南，多有所證。以天寶二載十二月十三日，天之將曉，告侍者，端坐奄從泥曰，春秋六十五，僧臘減二十年。于時山鳥哀鳴，雲霧濛慘，遠近檀越悲泣者如堵。以其月十九日遷殯于寺側山原。有弟子俞法界及子懷福、猶子希秀等，舊所歸心，結塔營事，皆出其家。塔因會昌中所毀，今存阯焉。碑石漫沒，吁哉！

## 唐潤州幽棲寺玄素傳

釋玄素，字道清，俗緣馬氏，潤州延陵人也。生有異度，幼而深仁，乳育安靜。髫

齠希尚，求歸釋門，父母從之，出依淨域。以如意年中，始奉制度，□名於江寧長壽寺。進具已後，戒光騰燭，定水澄漣，思入玄微，行逾人表。既解色空，常慕宗匠。晚年乃南入青山幽棲寺，因事威禪師，躬歷彌載，□鐘大鳴。威誨以勝法，得其不刊之旨。從是伏形苦節，交養恬和，敗納襯身，寒暑不易，貴賤怨親，曾無喜慍，時目之為嬰兒行菩薩。道業既高，人希瞻礼。開元年中，僧汪密請至京口，郡牧韋銑屈居鶴林，四部歸誠，充塞寺宇。素納衣空牀，未嘗出户，王侯稽首，不為動摇。顧世名利，猶如幻焉。忽於一日，有屠者來礼謁，自生感悟，懺悔先罪，求請素明中應供，乃欣然受之，降詣其舍。士庶驚駭，咸稱「異哉」。素曰：「佛性是同，無生豈別？但可度者，吾其度之，何異之有？天寶之初，吳越瞻仰如想下生。楊州僧希玄請至江北，竊而宵遁。黑月難濟，江波淼然，持舟擬風。俄頃有白光一道，引棹直渡，通波獲全。楚人相慶佛日再耀。傾州奔赴，會於津所。人物拒道，間無立位，解衣投施，積若山丘。略不干其懷抱，令悉充悲田之費。禮部尚書李憕為楊州牧，齋心虔虔，二時瞻近。未幾而京口道俗思渴法音，仍移牒渡江，再請還郡。二處紛諍，莫決所從。李時謂人曰：「本期奉道，反成愛憎。」因任從所請，却歸南郡。其感物慕德，罕有與倫。以天寶十一載十一月十一日中夜，無疾而化，春秋八十有五。哀感人倫，慟徹城市。以其月二十一日奉全身建塔于黃鶴山西所住之地。方伯邑宰，盡執喪師之禮，率眾申哀，江湖震響。素往於寺內坐禪之所，高松偃覆如蓋，及移他樹，還互如前。又當捨壽之夕，房前雙桐無故自枯。識者以為雙林之變。但真乘妙理，絕相難思，嘉瑞靈祥，應感必有。《經》云「隨緣赴感」，即其事也。有門弟子法鑑及吳中法欽，此二大士重光道原，僉具別傳。受菩薩戒弟子吏部侍郎齊澣、廣州都督梁卿、潤州刺史徐嶠、京兆韋昭理、給事中韓賞、御史中丞李丹、禮部崔令欽、並道流人望，咸欵師資，亦嘗問道於徑山，猶樂正子春於夫子。洗心瞻仰，天漢彌高。水鑑明心，悟深者眾矣。洎太和中，遠慕遺風，高其令德，追謚大律禪師，太和大寶杭之塔。後人多以俗氏召之曰馬祖，或以姓名兼稱曰馬素是也。

系曰：彌天以出家子咸姓釋氏，懸合後到《阿含經》，可不務乎？素師以俗姓呼之，必有由矣。噫，繁盛法嗣，猶不能遏此訛稱，則知素師名翼一飛，四海仰止，故登俗域。今警將來，宜正名也。

## 唐均州武當山慧忠傳

釋慧忠，俗姓冉氏，越州諸暨人也。孰辨甲子？或謂期頤之年。肌膚冰雪，神宇峻爽。少而好學，法受雙峯，默默全真，心承一印。行無住相，歷試名山，五嶺、羅浮、四明、天目，白崖倚帝，紫閣摩穹，或松下安居於九旬，或嵌空息慮於三昧。既懸明月之戒，亦淨瑠璃之心，已度禪定之門，不起無生之見。嶷若蘇廬，八風莫能動；清如淨

鑑，萬象何所隱？可止也我，則武當千峯狎於麋鹿；可行也我，則虎溪一徑分衛人間。薄遊吳楚，以至于順陽川焉。卜居黨子之林泉，四十餘祀；深入法王之聖定，八萬廣門。道聲洋乎，力量充矣！開元年中，刺史前中書侍郎開國公王琚、司馬太常少卿趙頤貞，信潭以清，聞風而悅，稅駕扣寂，杳然虛空。礼足散金銀之華，不異彌伽長者；執手見微塵之佛，等毗目仙人。上奏玄宗、徵居香剎，則龍興寺也。由是罷相、節使、王公、大人，罔不膜拜順風，從而問道。忠博達詁訓，廣窮經律，降魔制外，孰之與京？不可以威畏，不可以利動，暾日而食，對月澄心，清風飛霜，勁節凌竹，辭檢理詣，折彼慢幢。論頓也不留朕迹。語漸也返常合道。得之於心，伊蘭作栴檀之樹；失之於指，甘露乃蒺藜之園。妙不可傳，花多果少，世有執礫水中，若獲瑠璃之寶；掬泡瓶內，謂得摩尼之珠。忠所以訶之止之，不能已矣。故有超毗盧之說，令其不著佛求；越法身之談，俾夫無染正性。豈毗盧之可越而法身之可超哉？是以虛空之心合虛空之理，纖妄若雲翳，宗通如日月。朝郎結駟而至，安禪不動，受其頂謁，儼如也。蓋所謂昔人不迎七步，以福於萬乘之君，豈止百寮而已哉。

肅宗皇帝載定區夏，聞其德高，以上元二年正月十六日勅內給事孫朝進驛騎迎請，其手詔曰：「皇帝信問，朕聞調御上乘以安中土，利他大士共濟羣生。師以法鑑高懸，一音演說，藏開祕密，境入圓明，大悲不倦於津梁，至善必明於兼濟。尊雄付囑，實在朕躬。思與道安宣揚妙用，廣滋福潤，以及大千。傳罔象之玄珠，拔沈迷之毒箭，良緣斯在，勿以為勞。杖錫而來，京師非遠。齋心已久，副朕虛懷。春寒，師得平安好！遣書指不多及。」忠常以道無不在，華野莫殊，遂高步入宮，引登正殿。霜杖初下，日照龍衣，天香以焚，風飄羽蓋。時忠驤首接武，神儀肅若。天子欽之，待以師禮。奏理人治國之要，暢唐堯、虞舜之風。帝聞竦然，膝之前席。九龍灑蓮華之水，萬乘飲醍醐之味。從是肩舁上殿，坐而論道，不拘彝典也。尋令驃騎朱光輝宣旨住千福寺。相國崔渙從而問津，理契於心，談之朝野。識真之士，往往造焉。洎夫寶應臨御，以孝理國，匪移前睠，劃開萬里之天，若見三江之月。又勅內侍袁守宏迎近闕下光宅寺安置，香飯雲來，紫衣天降。雖使臣擁禪門而不進，御府列玉帛而盈庭，了之如泡，觀之若夢，澹然閑任，自樂天倪。亦可羅浮不歸，方名宴坐；雙峯長往，始契無生者哉。成聖元胎，於是乎在，固所以萬行齊發、千門不累於心矣。則兜率之鼓，無形乃聲，修羅之琴，不撫而韻，香傳天主，花雨空王，見之於忠矣。常以思大師有言，「若欲得道，衡嶽武當」，因奏武當山請置太一延昌寺，白崖山黨子谷置香嚴長壽寺，各請《藏經》一本，度僧護持。二聖御影，鎮彼武當。王言惟允，有司承式。猴江鴈塔，雖未飾於中峯，茅棟柴扉，便以名於梵宇。睿札題額，鸞廻鵲飛，山川光煌，黑白扑躍，想金殿之可期，覩瑤臺之非遠。至大曆八年，又奏度天下名山僧中取明經律禪法者，添滿三七人。道門因之，羽服緇裳，罔不慶懌。數盈萬計，用福九重也。

忠往在南陽，陷於賊境，固請迴避，皆不允之。臨白刃而辭色無撓，據青雲而安坐不屈。魁帥觀其禪德淡若，風韻高逸，投劍羅拜，請師事焉。于時避寇遇寇者眾矣。無何，羣盜又至，乃曰：「未可以踵前也。」遂杖錫發趾，沿江而去。有斃其先蹤，堅住不避者，盡被誅戮。則知雲物氣象，有如先覺，存而不論，道何深也！金籍曰「般若無知而無不知」，斯之謂歟！內德既充，外應彌廣，自藏珍寶，人莫之窺。於戲，論龍奮迅，而稛多不知，忉利雨花，而明徹莫識。前賢厭世，正眼隨滅，不亦悲夫！

忽疾將亟，國醫罔効，自知去辰，眾問後事，乃曰：「佛有明教，依而行之，則無累矣。吾何言哉？」粵十年十二月九日子時右脇纍足，泊然長往。所司聞奏，皇情憫焉。中使臨弔，賻贈甚厚。勅謚號曰大證禪師。有詔歸葬于黨子之香嚴寺，循其本也。威儀手力，所在支給，具飾終之禮，哀慟梵場也。勅常修功德使檢校殿中監興唐寺沙門大濟，早接道論，豁如披雲，雖非門人，哀逾法嗣。凡有敷奏，聖皆允焉。在家弟子開府孫知古并弟內常侍朝進、居士景超昆季等，僧弟子千福寺志誠、光宅寺智德、香嚴寺主道密等，凡數萬人，痛石室之末籌，悲雲峯之聳塔，晨鐘徒擊於高殿，夕梵空奏於前山，哲人云亡，疇將倣仰！譯經沙門飛錫為《碑》紀德焉。

## 唐太原甘泉寺志賢傳

釋志賢，姓江，建陽人也。夙心剛整，幼且成規，既遂出家，尋加戒品，霑嘗漸教，守護諸根，抗節修心，不違律範。天寶元年，於本州佛跡巖承事道一禪師，曾無間然，汲水拾薪，惟務勤苦。遊方見金華山赤松洞，是皇初平叱石羊之地，欝林峻嶺，泉湖百步許。意樂幽奇，既棲巔頂，野老負香粒蔬茄以供之。時天大旱，賢望空擊石，曼罵諸龍曰：「若業龍，無能為也。其菩薩龍王，胡不遵佛勅救百姓乎？」敲石纔畢，霈然而作，婺人咸悅。後遊長安，名公碩德列請為大寺功德之師，賢悚然不顧。明日遂行，登五臺，尋止太原甘泉寺，道俗請學禪理者繼至。無疾而終，勅謚大遠禪師，旌乎厥德矣。

## 唐黃龍山惟忠傳

釋惟忠，姓童氏，成都府人也。幼從業於大光山道願禪師，神驥伏櫪，雖止也，發蹄則超忽千里焉。遊嵩嶽，見神會禪師，折疑沈默，處于大方。觀覽聖跡，見黃龍山欝翠而奇異，乃營茅舍。其窮溪極谷而多毒龍，噴氣濛濛，山民犯者多如中瘴焉，醫工寡効。忠初不知，獨居禪寂，澗飲木食，其怪物皆卷而懷矣，山民無害。或聞空中聲云：「得師居此，民之多幸，令我解脫也。」鄉人因號是山為伏龍，言忠弭伏鱗蟲之長，故此名焉。以建中三年入滅，報齡七十八。其年九月遷塔云。

## 唐南嶽石頭山希遷傳

釋希遷，姓陳氏，端州高要人也。母方懷孕，不喜葷血。及生岐嶷，雖在孩提，不煩保母。既冠，然諾自許，未嘗以氣色忤人。其鄉洞□，民畏鬼神，多淫祀，率以牛酒，祚作聖望。遷輒往毀叢祠，奪牛而歸，歲盈數十，鄉老不能禁其理焉。聞大鑒禪師南來，學心相踵。遷乃直往，大鑒衍然持其手，且戲之曰：「苟為我弟子，當肖。」遷□爾而笑曰：「諾。」既而靈機一發，廓若初霽。自是上下羅浮，往來三峽間。開元十六年，羅浮受具戒，是年歸就山，夢與大鑒同乘一龜，泳於深池。覺而占曰：「龜是靈智也，池是性海也。吾與師乘靈智遊性海久矣，又何夢邪？」後聞廬陵清涼山思禪師為曹溪補處，又攝衣從之。當時思公之門，學者麇至。及遷之來，乃曰：「角雖多，一麟足矣。」天寶初，始造衡山南寺。寺之東有石狀如臺，乃結庵其上，杼載絕岳。眾仰之，號曰石頭和尚焉。初，嶽中有固、瓚、讓三禪師，皆曹溪門下，僉謂其徒曰：「彼石頭真師子吼，必能使汝眼清涼。」由是門人歸慕焉。或問解脫，曰：「誰能縛汝？」問淨土，曰：「誰能垢汝？」其答對簡速，皆此類也。

廣德二年，門人請下于梁端。自江西主大寂，湖南主石頭，往來憧憧，不見二大士為無知矣。貞元六年庚午歲十二月二十五日順化，春秋九十一，僧臘六十三。門人慧朗、振朗、波利、道悟、道銑、智舟相與建塔于東嶺。塔成三十載，國子博士劉軻素明玄理，欽尚祖風，與道銑相遇，盛述先師之道。軻追仰前烈，為《碑》紀德，長慶中也。勅謚無際大師，塔曰見相焉。

## 唐成都府淨眾寺神會傳

釋神會，俗姓石，本西域人也。祖父徙居，因家于岐，遂為鳳翔人矣。會至性懸解，明智內發，大璞不耀，時未知之。年三十，方入蜀，謁無相大師，利根頓悟，冥契心印。無相歎曰：「吾道今在汝矣！」爾後德充慧廣，欝為禪宗。其大寂照滅境，超證離念，即心是佛，不見有身。當其凝閉無象，則土木其質。及夫妙用默濟，雲行雨施，蚩蚩羣甿，陶然知化，覩貌遷善，聞言革非。至於廓蕩，昭洗執縛，上中下性隨分令入。以貞元十年十一月十二日示疾，儼然加趺坐滅，春秋七十五，法臘三十六。沙門那提得師之道，傳授將來。以十二年二月二十二日，門人弟子緇俗遷座于本院之北隅，孺慕師德，號哭之聲，山林為之變色。

初，會傳法在坤維，四遠禪徒臻萃千寺。時南康王韋公皐最歸心于會，及卒，哀咽追仰，蓋粗入會之門，得其禪要。為立碑，自撰文并書，禪宗榮之。

## 唐杭州徑山法欽傳

釋法欽，俗姓朱氏，吳郡崑山人也。門地儒雅，祖考皆達玄儒，而傲睨林藪不仕。欽託孕，母管氏，忽夢蓮華生於庭際，因折一房繫於衣裳，既而覺已，便惡葷羶。及迄誕彌歲，在於髻辮，則好為佛事。立性溫柔，雅好高尚，服勤經史，便從鄉舉。年二十有八，俶裝赴京師，路由丹徒，因遇鶴林素禪師，默識玄鑒，知有異操。乃謂之曰：「觀子神府溫粹，幾乎生知。若能出家，必會如來知見。」欽聞，悟識本心，素乃躬為剃髮，謂門人法鑑曰：「此子異日大興吾教，與人為師。」尋登壇納戒，鍊行安禪，領徑直之一言，越周旋之三學。自此辭素南征，素曰：「汝乘流而行，逢徑即止。」後到臨安，視東北之高巒，乃天目之分徑，隅問樵子，言是徑山。遂謀挂錫於此，見苫蓋覆罝網，屑近而宴居，介然而坐。時雨雪方霽，旁無煙火，獵者至，將取其物，頗甚驚異嘆嗟，皆焚網折弓而知止殺焉。下山募人營小室，請居之。近山居，前臨海令吳貞捨別墅以資之。自茲盛化，參學者眾。

代宗睿武皇帝大曆三年戊申歲二月，下詔曰：「朕聞江左有蘊道禪人，德性冰霜，淨行林野，朕虛心瞻企，渴仰懸懸。有感必通，國亦大慶，願和尚遠降中天，盡朕歸向。不違願力，應物見形。今遣內侍黃鳳宣旨，特到詔迎，速副朕心。春暄，師得安否！遣此不多及。」勅令「本州供送，凡到州縣，開淨院安置，官吏不許謁見，疲師心力。弟子不算多少，聽其隨侍。」帝見，鄭重咨問法要，供施勤至。司徒楊綰篤情道樞，行出人表，一見欽於眾，退而嘆曰：「此實方外之高士也，難得而名焉！」帝累賜以縑繒，陳設御饌，皆拒而不受。止布衣蔬食，悉令弟子分衛，唯用陶器行。少欲知足，無以儔比。帝聞之更加仰重，謂南陽忠禪師曰：「欲錫欽一名。」手詔賜號國一焉。德宗貞元五年，遣使賫璽書宣勞，并慶賜豐厚。欽之在京及迴浙，令僕公王節制州邑名賢執弟子禮者，相國崔渙、裴晉公度、第五琦、陳少遊等。自淮而南婦人礼乞號，皆目之為功德山焉。六年，州牧王顏請出州治龍興寺淨院安置，婉避韓滉之廢毀山房也。八年壬申十二月示疾，說法而長逝，報齡七十九，法臘五十。德宗賜謚曰大覺。所度弟子崇惠禪師，次大祿山顏禪師，參學范陽杏山悟禪師，次清陽廣敷禪師。于時奉葬禮者，弟子實相、常覺等，以全身起塔于龍興淨院。

初，欽在山，猛獸鷙鳥馴狎。有白兔二跪于杖屨之間。又嘗養一雞，不食生類，隨之若影，不遊他所。及其入長安，長鳴三日而絕。今雞冢在山之椒。欽形貌魁岸，身裁七尺，骨法奇異，今塔中塑師之貌，凭机猶生焉。

杭之錢氏為國，當天復壬戌中，叛徒許思作亂，兵士雜宣城之卒發此塔，謂其中有寶貨。見二甕上下合，藏肉形全在而髮長覆面。兵士合甕而去。刺史王顏撰碑述德，比

部郎中崔元翰、湖州刺史崔玄亮、故相李吉甫、丘丹各有碑碣焉。

## 唐壽春三峯山道樹傳

釋道樹，姓聞氏，唐州人也。少以辯智，沈靜虛豁，耽嗜經籍，曾無少懈。其為人也，貞固足以幹事，隱括足以矯時。偶遇僧敦喻，遂誓出塵，自慨年近不惑，求法淹遲。礼本部明月山大光院惠文為授業，登即剃染。二年受具，乃觀方向道，天台、南岳，無所不遊。後迴東洛，遇秀宗裔，如芙蓉開，通達安靜。至壽州三峯，結茅而居。常有野人，服色朴素，言談異常，於言笑之外，化作佛形、仙形、菩薩、羅漢，或放神光，或呈聲響，如是涉一十年，學侶覩之，不測端緒，後皆寂爾。樹告眾曰：「野人作多色伎倆，眩惑於人。只消老僧不見不聞，伊伎倆有窮，吾不見不聞無盡。所謂作偽心勞而日拙，其自知之，卷著懷拙而去，追無睽迹矣。」樹於寶曆初年示疾而終，報齡九十二。明年正月遷塔焉。

系曰：大鈞播物，物類紛錯，窮數達變，因形移易者謂之化，謂之幻。知幻化之不異生也，始窮幻化矣。吾與汝俱幻也。推之於實，則幻化或虛，置之於虛，則幻化時實。實虛理齊，不自我之先後歟？體道無心，物我均矣。故佛言「凡所見相，唯所見心。」又云「若見諸相非相，則見如來」，樹師有焉。

## 唐陝州迴鑾寺慧空傳〈(元觀)〉

釋慧空姓崔，江陵人也。家世儒雅，奕葉纓綏，父任陝服靈寶縣。空丁艱天屬，堅請入空門，庸報乳哺重恩。乃投迴鑾寺恒超下，授受經業。三載誦通，及格蒙度，聽習敏利。因入嵩少，遇寂師禪會，豁如開悟。乃迴三峯，於仙掌間有道流綢繆論道，薄暮方散，非止一過。州帥元公頗知歸向，召之，多以疾辭，或至，必登元席。代宗皇帝聞其有道，下詔俾居京師廣福寺，朝廷公卿罔不傾信。後終于寺，春秋七十八。大曆八年癸丑九月四日，全身堅固而遷塔焉。

次南嶽東臺釋元觀，姓袁氏，長安人也。父為河中府掾。母兄為沙門，甚敦道化，見觀幼齡聰慧，風標秀舉，有成人之度，因勸其出家。乃投興善寺，誦經通利。五年得度，乃於《律部俱舍》二本，渙然條理。後出遊方，登諸禪會，明悟真性，如醒宿酲。遂趨衡山，於東臺而止。其道彌昌，冥有所感。恒得神人密送供施，隨其眾寡，不聞有闕。忽一日，神現形再拜曰：「我是此山檀越，常送薄供者，我身是也。」觀問：「汝何業所致？」曰：「我前身曾稱知識，體悟匪全，妄受信施，坐此為神。偶師居此，我曹饋糧，粗副私願。今二十年已足，得遂超度，故來決別也。」觀化緣斯極，囑累禪徒

而終，春秋七十九。太和四年十月二日遷塔焉。

## 唐洛京龍興寺崇珪傳〈(全植)〉

釋崇珪，姓姜氏，郯城人也。門傳儒素，相綴簪裾。自天寶已來，安史之亂，侵敗王略，家族遷蕩。父為商估趨利，遵塗於鞏洛間。父亡于逆旅，珪慨責曰：「少遭不造，子遺哀煢！」遂議出家。至年十八，經業蔚通得度。俄有雲水之興，遊南嶽。棲息數齡起迴，樂南徐茅山，乃依棲霞寺。珪已登徑門，道聲洋溢。會贊皇李公德裕廉問是邦，延諸慈和寺。一交雅談，如遊形器之外，曰：「吾有幽憂之疾，非是居侯藩聚落之人也。」明歲遂行，重抵嵩少，居于嶽寺。太和戊申歲，洛下亢陽，唯嶽中雨信相繼。或謂為珪之德動龍神之故也。開成元年，贊皇公攝冢宰，請珪於洛龍興寺化徒。兩京緇白往來問道。檀施交駢。其所談法，宗秀之提唱，獲益明心者多矣。忽告眾決別，入方丈而滅，春秋八十六。白侍郎撰《塔銘》。會昌元年辛酉八月十日入塔云。

次淮南都梁山釋全植，姓芮，光州人也。少稟異操，自言學作佛度生去。忽投本州榮光禪院大智下求度。師頗嚴謹，約其誦經。受具後，至洛陽，參問禪法，徹了無疑辭。師觀方至淮南都梁山，建立茅舍。太守衛文卿命於州治長壽寺化徒。衛侯問「將來佛法隆替若何？」植曰：「真實之物無振，自古于今，往復軌躅。有為之法，四相遷流。法當陊厄。君侯翹足可見。」預言武宗毀教也。植終年九十三，門人建塔立碑。會昌四年甲子九月七日入浮圖焉。

宋高僧傳卷第九